

DOI: 10.13288/j.11-2166/r.2015.13.001

学术探讨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复杂性致思向度

郭 刚^{1,2}, 吕雅郁¹, 郑燕飞², 白明华², 俞若熙², 王 琦^{2*}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宁六路 219 号, 210044;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摘要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取象运数, 形神一体, 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 包含着复杂性意蕴。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具有高度的解释力和表达力, 内蕴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模糊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常与变的统一、不可计算与算法的统一、普适性与具体性的统一、简易与复杂的统一等复杂性表现形式, 并以解读中华民族生命健康的特殊形态和精神表达方式引导着中医学的发展。

关键词 原创思维; 思维模式; 复杂性; 普适性

中医学通过阴阳、五行等“符号”的组合变换, 将人体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晰, 以最简洁的符号系统(如模型)认识、解释和模拟千变万化的宇宙自然。这一符号系统是中医学在漫长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表现为一种经验直观、取象比类、整体联系的“真实关系”的理论系统。中医学对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与外界环境交换的系统关系性的认识, 是集“象”“数”“形”“神”“气”等概念群于一体的“取象运数, 形神一体, 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范式, 内含着“象数观-形神观-一元观”的复杂性义蕴, 被冠之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1]。

1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表面是静态的、确定性的, 实质却内涵着对人体有机的、生成性的情境模拟, 故而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征, 即形式是确定的, 但内容是不确定的。这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更主要表现在对人体生命活动系统关系的解释过程中, 如中医藏象学把人体内子系统分为心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肝系统和肾系统等五大系统, 脏腑系统分类是相对确定的, 但各子系统的生理病理及其变化则是不确定的。它是以系统描述到系统关系解释的形式来显现, 往往是人体子系统的描述相对精确, 但它们的关系则不确

定。它同时折射出人体中复杂性的存在——显性和隐性的信息, 显性易于察知, 而隐性则难以把握, 只能透过显性现象来探赜人体内在的机理, 如以象思维、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等思维方式来把握。这需要丰富的知识资源和聪颖的悟性相结合, 通过对辨证、辨体、辨病和辨方药等的辨证论治来实现。

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中, “取象比类”是最常用的思维方法, 内涵着“取象”的实体是确定的, 而“比类”的比附意义则是不确定的。它是通过使相似事物在思维跳跃中获得预定的逻辑联系来获取知识的, 表现在经验基础上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2]。具体言之, 取象比类的方法就是择取自然存在物象、人体生理显相、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和比附, 它是辩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取象比类的方式多种, 有人体功能比附宇宙, 有宇宙物性比附人体, 还有人体内外相类比等, 这些类比有着对“真实关系”的直觉感悟、把握功能。

在中医学发展进程中, 模式与医案的关系也表现为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表面确定性的模式通过无数个不确定性的医案来证实、佐证, 每个医案又都是单个状态下的确定性的结果, 却仅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一种可能, 不过是实实在在的“选择”。尽管说模式是确定性的, 每一个医案选择都显示出不确定性, 但没有选择就不会给予模式充分的解释。在此每一个医案无不是一次选择, 其表征了“确定的但无穷”的模式反映到“有穷的但不确定的”事件中, 内涵着“确定”与“不确定”的统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1CB505400); 2013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同创新研究基地项目

* 通讯作者: wangqi710@126.com

一。也就是说,一种确定性的抽象的思维模式必须以一个不确定的具体的医案来证明,表征着理论价值与现实说服力之间的不可分离关系。

2 模糊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强调人体的动变之理,注重内在子系统的功能而不是结构形式。在象数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中医滋生出“恍惚之数”(《素问·灵兰秘典论》)的模糊性概念。必须承认,这种模糊性是建立在医家对人体直觉感悟之上的整体把握,以一种体认的方式来获得人体活动内在关联性的。此种关联性是强调相似事物的类比推理,注重整体上的易于辨识,不特别讲究枝节上的清晰。中医的藏象理论就是基于临床观察和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经过大胆想象、体悟和创造而形成的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学的独特理论,这一理论反映的是人体五大脏腑功能系统间复杂的、非线性的多因素、多维度的联系^[3],有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五大功能系统构成的藏象功能关系网络。正是在直观整体思维指导下,中医取类比象不是以精确的数据来进行推导,而是靠模糊性的整体观来进行诊疗活动^[4 33]。因而说,中医建立在宏观性、整体性思维基础上,势必展现出“恍惚之数”的模糊性。

然而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精确,中医思维理论体现在经验基础上的整体判断,在忽略某些细节的情况下把握体的存在,这是一种模糊性的逻辑形式,虽然不够精确,但有程度分别,有着相对确定的特征。这一特征能够拓宽医家的思考空间,由形下“象”而形上“道”的明道悟神,体现出中医重视“道”“神”的亲证体悟,与西方纯粹的形上思辨是不同的。故而说,这种“由象得出的功能是经过艰苦摸索归纳得来,它只认事实来说话,尽管模糊,却是真知;虽不精确,却能指导实践。人们通过观象得到的这种知识,可以使思维的空间更加宽广,它不受结构的束缚,而只接受实践的检验”^[4 134]。可以断言,中医理论提倡通过医疗实践来反复验证,从而实现理论上的去妄存真。

关于模糊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按照人体和谐、有序、平衡、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来构成的理论框架,内含着相似事物的类比在思维跳跃中获得一定的整体性联系。虽然这一联系表面上模糊不清,实质上它既是凭依直觉感悟,又是靠逻辑推理所获取的数据和指标来维系的。其中意象思维是与形象思维、辩证思维以及想象、直觉、灵感、顿悟和推理等共同参与构成了中医思维

体系的要素。如模式中的“概念”是对“对象系统”的信息量的压缩性集中,是由理性概念和直觉概念综合而成的,前者是相对稳定性、可依据的概念,有着逻辑推理的集合,后者是跳跃性、灵活性的概念,有着意象思维等活动,二者的结合也体现了模糊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3 常与变的统一

只有通其变,才能显其常,常与变是相统一的。在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中,模式符号学是常,内在机理是变。此模式有着高度概括凝炼出的元概念“符号”,那就是“象数形神气”,其表面上是既定的,但实质上则有着丰富多彩的内涵,承载着丰富的表意、描述和解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符号”的解读就是理顺、充实或扬弃思维模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表现为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有限和相对是指每一次的解读都蕴涵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无限和绝对是指诠释方式和内容的无量不止;换言之,有限是相对封闭的集合,无限是绝对无极限的集合(即无集合的极限)。缺乏有限和相对,人类便无法解释和解决问题;否定无限和绝对,人类无法更新自我、发展自我。一次的解读揭示的是具体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和变动形式,而无数次的解读便决定着复杂性领域的信息是变化不已的,故而模式的内涵就不断得以增益。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还蕴含着从共享的语言到解释的多元性(多样性)的统一,前者表征着对系统功能的概念性确认,能够达成基本共识,后者则以复杂性系统的不同视角为理解路向,蕴含着诠释的多样性;前者相对稳定,表现为“常”,后者则易变,表现为“变”。如此,“常”指的是一种关系的路向,“变”则是这种关系路向的不同解释力。

中医学之所以能够析理出一系列人体的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便是抓住、领会了人体生命的本质与过程的相统一原则,也就是掌握了知常达变的道理。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内涵着“常”与“变”的辩证关系,表明医家能够知其常、制其变,其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医案中。医案能够呈现出中医原创思维的规律——“常”,同时也因时间路径不可能回归到过去历经的任何点上而不可复制——“变”;虽然其在运动过程中不会重复原有的运行轨迹,不可能使原有的现象再现,也就是意味着不能完全复制原有的信息,而表现为非线性特征,但是其内在规律性是不可忽视的。

4 不可计算与算法的统一

在复杂性科学视域下, 复杂性是无法完全定位为“计算”的。实际上, “不可计算”是对复杂程度最高和系统最为丰富的“真实”解释, 它能够给予研究者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天地。人体系统内子系统的关联性演绎着身体呈现出的各种可能的性状, 难以确定, 也无法计算。反过来说, 完全确定的和计算的就不是复杂性的。中医的不可计算复杂性凸显出人体的适应规则不是既定的, 其变化轨迹也不是完全预知的。因而说,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拥有着“可实现的但不可计算的”样态, 是不以精确度为要旨, 却合于复杂性科学精神。

事实上, 模式是不完全排除算法的。倘若片面地强调不可计算是复杂性唯一特征, 那么很多的复杂性科学中的实证的研究和特定的复杂性就会被排除在外, 以至于确定性也被掩埋掉, 如此, 复杂性就是确证无疑的“混沌”了。中医实际上包含着大量的经验解释和数学描述, 虽然数学描述不是很精确, 但也表征着中医是讲究“算法”的, 有着对痛的程度描述、脉搏波动的描述、寒热程度的描述, 以及由外揣内的测度——揣度等。正确地说, 中医复杂性是不排斥可计算的, 至少复杂性中的部分算法是可取的。从历史的角度看, 每一个医案都承载着一定时代条件下的历史事件, 而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数据”。

复杂性内涵的本质在于不可计算与算法的融合, 因此, 计算与不可计算是相对的, 不是划分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根本依据。只是面对复杂性存在时, 单从算法的角度尚不能全面完整地描述解释复杂性系统问题, 真正意义的、最高的、内在的复杂性是以非计算形式来完成的, 如以象思维、直觉思维、经验直观等为主来实现对有生命意义的人的认识。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内涵着人体的复杂适应系统, 描述性、解释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这种描述解释是以时间为维度的“度量”, 呈现出人体生成过程的“最短程序”。此程序是以动态的描述解释为内涵, 形式则是以模型来“计算”, 而内容体现着生成的样态, 是不易“计算”的。有理由说,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不是还原主义, 也不是实证主义, 更多意义上是整体子思维; 其不可量化, 也不可形式化, 因为不强调严密的逻辑关系, 也就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是否可计算的问题。

5 普适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从思维模式的形式上看, 中医设定了一个相对

稳定的“对象性系统”, 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获取人体中的信息, 建立起相对确定性的运动程序, 内含着人体自组织临界性现象, 演绎着混沌学轨迹。这是从变化中寻求不变性的规律, 不仅诠释着变化本身是唯一不变的特性, 而且解释着可模拟的复杂性系统是有其可遵循的规则。它是对复杂性系统信息的“大幅度的压缩”, 也称“软限制”。此处“软限制”是相对于“硬限制”而言, 前者的实质在于不可计算, 蕴涵着不确定性, 却更为生动; 后者的实质在于赋予“算法”的意义, 蕴涵着明晰化和确定性的特质, 却局限性更大。不过无论是“软限制”还是“硬限制”, 都可被理解为有着一定遵循的内容, 这也可被看成为有着普适性的特征。普适性不仅内含着不确定性和抽象模糊性, 代表着无穷性、无限性和开放性, 蕴藏着无数个未定的事件, 而且内藏着确定性的关联和稳定的运行方式, 能够流溢出无数次的表达, 蕴育出无数个具体性的医案。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必须付诸于每一个个体来得以解读、见证, 最终落实到一个个医案之中。如果说模式是相对确定的、明确的, 那么医家的知识背景、经验阅历和聪慧程度等则是相对的, 前者有着普适性, 后者有着具体性。中医所探究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是涉及到每一个运用思维模式的人, 是以普适性模式理解具体性医案的多样性表现形式, 而演绎着各自的性状和特质, 而且这种性状和特质无不含有医患共同的因素(主客体的合一), 是一个个医案有意义的呈现, 表征着每一个医案都是具体的、活泼的“个体”。

相对于普适性思维模式的无限性、抽象性、指向性等特征, 每一个具体医案则代表着有限性、现实性、相继性、生动性等特征, 展现出 K_1 、 K_2 、 $K_3 \cdots K_n$ 连续不止的过程。无限多的具体性数量成为模式的基础, 为模式提供了实在依据。如此, 具体医案显现着抽象模式, 模式蕴藏着无数个具体事件(医案), 二者的互动解释了中医以“无穷”的事件来理解“无穷”模式, 其蕴涵着无限的解释力和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 个案就是普适性的显现,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之所以能作为每一个医案的灵魂指向, 是因为每个医案都蕴含着普适性的颗粒。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中的内涵决定着中医不仅有抽象的形式化特征, 而且有着具体的、生动的临床实践过程。基于此,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就是一个生成性模式, 内含着普适性和具体性两方面的特征; 同时表明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是一个相对稳定

的形式,内容则是动态变化的描述^[3]。

6 简易与复杂的统一

中医学是基于人体生理、病理基础之上对于健康的追求,形成了描摹人体与宇宙相统一的模型理论,或是一种模拟“实在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医原创思维模式,其外在显现是简易的,内在机理则是复杂的,表现为对人体复杂性系统的摹本性升华。人体还是现象和本质的共同存在,表现为人体复杂系统现象在概念上容易被认识,易给予一个简易的普适定义——模式或模型,但在内涵上难以把握,很难一时准确地阐释出人体内在的“奇点”,需以动态的观点视之。

中医运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九宫八风、卦气消息等术数模型,以简易的形式对自然现象与生命现象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有着具象与抽象相统一的特点。这表征了中医学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前提下,以阴阳、五行等模型结构演绎着人体之中的脏腑、经络、气血、精液等学说理论,体现着以简驭繁的思维路径^[4]。譬如,中医以阴阳作为天地万物的总规律,看成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壮大、衰亡的内在动力,是世界秩然有序的基质。阴阳虽不是一个具体实物,却以实体物作载体(如日月、水火等),具有存在物的相对方位和范围等,在人体中是指人体的部位、脏腑、卫营等属性特征和属性概念;同时阴阳又是一对抽象(互对)关系范畴,既表述各种物质特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指人体相对的属性、特征。中医还以五行结构为模型建立了藏象体系,运用五行的属性分类及生、克、乘、侮的变化规律来说明脏腑、形体、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对于辨证论治、诊断治疗、预防和判断预后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到是,任何模式(或模型)对复杂

性系统存在的描述或模拟都是简易化的,都不能达到最完美地反映系统的本真(本质),即便给予很多个类似的模拟,也是对系统有限的解释,即只能有限地揭示系统的“真”,而无法完全达到系统的“本身”。也可以说,对于人类的思维程度,没有一个可简易模拟的模型能够对复杂性系统进行完全解释,也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世界(包括认识自我),更何谈改造世界(包括改造自我)。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悖论,即人类的认识能力与世界本身相吻合的程度,表现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人类不断以有限的认识试图接近事物的“本身”,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更大限度地接近事物的“真”,这也许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如此,鉴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那么由人类所创作的任何模式或模型都是有局限的,也是相对的;既然都不能达到最完美之境,这也就意味着哪一个更具有合理性——通过现实检验,我们就不妨采用之。同样在中医思维模式中,无论是模式还是模型,无不体现着以类比、隐喻的方式来揭示身体的真相,但任何模型或模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人体的“真”,充其量只是一个“逼真”的过程,取象比类即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 王琦. 中医原创思维研究的意义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1): 140-141.
- [2]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二卷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314.
- [3] 郭刚, 王琦.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中的人体复杂性适应系统 [J]. 中医杂志, 2014, 55(23): 1985-1987.
- [4] 王旭东. 中医美学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89.
- [5] 王琦. 从中医原创思维模式视角看中西医哲学思维的殊异 [J]. 深圳大学学报, 2014, 31(5): 10-14.
- [6] 王琦. 取象运数的象数观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2): 410-411.

Complex Thinking Orientations of Origi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Medicine

GUO Gang^{1,2}, LYU Yayu¹, ZHENG Yanfei², BAI Minghua², YU Ruoxi², WANG Qi²

(1. Facul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ngsu Province, 210044;
2.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Origi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medicine, containing complex connotation is a holistic thinking mode which means absorbing image and destiny, holism of body and spirit and Qi monism. Origi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medicine possesses high explanatory and expression power, containing unity of definiteness and indefiniteness, fuzziness and integrality, constancy and change, beyond compute and algorithm, universality and concreteness and simplicity and intricacy. Origi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medicine guid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by explaining unusual morphology of life and health and spiritu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original thinking; thinking mode; complexity; universality

(收稿日期: 2014-11-08; 修回日期: 2015-01-06)

编辑: 黄 健